

石廪峰怎么没能成为桃花源

■ 欧阳强

陶渊明《搜神后记·刘麟之》中写道：南阳刘麟之，字子骥，好游山水。尝采药至衡山，深入忘反。见有一涧水，水南有二石囷，一闭一开。水深广，不得渡。欲还，失道，遇伐弓人，问径，仅得还家。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。麟之欲更寻索，不复知处矣。

这里所谓的“南有二石囷”，就是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石廪峰，俗称雷钵底、雷钵岭。其坐落于衡山县店门镇，山体延至衡山县马迹镇，主峰形似仓库，山崖上凸出两巨石，似仓库开启的两扇门，从下仰视，两石浑为一体，又似仓库的大门紧闭，故名。

《方輿記》云：“形如仓廩，有二户，一开一合。”《湘中記》云：“闭则岁丰，开则岁俭。”《总胜集》云：“暴风雷雨，山下居人闻闭石门之声。”历代诗人甚多题咏。唐韩愈《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題門樓》诗：“紫蓋連延接天柱，石廩騰掷堆祝融。”宋代毕田《石廩峰》诗：“时雨闻开合，年秋识俭丰。新陈四时雪，启闭一天风。”朱熹《石廩峰》诗云：“七十二峰都插天，峰名石廩旧名传。家家有廩户，一上一闭人間財通天。”

高如许，大好人间快活年。”
为行文的方便，我们不如将《刘麟之》径改为《石廪峰》。这《石廪峰》是紧承《桃花源》的，是《桃花源》的下一条笔记。而《搜神后记》中的《桃花源》几乎是《桃花源记》的翻版：

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（《桃花源记》多一“林”字）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。渔人姓黄，名道真（《桃花源记》无此句）。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便舍

舟（《桃花源记》“船”为“舟”），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旷空（《桃花源记》“旷空”为“平旷”）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、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（《桃花源记》前多“其中往来种作”句）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见渔人（《桃花源记》前多“乃”字）大惊，问

渔人，（《桃花源记》前多一“乃”字）大惊，问所从来。具答之。便要还家，为（《桃花源记》无此字）设酒杀鸡作食。村中人（《桃花源记》无此人字）闻有此人，咸来问讯。自云先世避秦难

(《桃花源记》“难”为“时乱”), 率妻子邑人来

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（《桃花源记》后多一“人”字）隔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（《桃花源记》“一一”后多一“为”）具言所闻，皆为（《桃花源记》无此“为”字）叹惋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数日，辞去。此中人语云：“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”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及郡（《桃花源记》后多一“下”字），乃（《桃花源记》无此“乃”字）诣太守，说如此。太守刘歆（《桃花源记》后多一“下”字）大惊

《桃花源记》仅比《桃花源》多了一个尾巴，是让尾句更流畅些。（王康德）

现在，我们回到标题：同为陶渊明所写，《桃花源记》与《石廩峰》有何不同？差在哪里？可以说差在

鲁迅先生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讲：小说亦如诗，在景，差在人，差在事，但归根结底，差在创造性、虚构性、文学性。

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。古应麟《〈笔丛〉三十六》云，“变异之谈，盛于六朝，然多是传录舛讹，未必尽幻设语，至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个说以寄笔端。”其云“作意”，云“幻设”者，则即意识之创造矣。此类文字，当时或为从集，或为单篇，大率篇幅漫长，记叙委曲，时亦近于俳谐，故论者每訾其卑下，贬之曰“作奇”……实唐代特绝之作也。

“作意”“幻设”“传奇”，就是小说的创造性、虚构性、文学性。创造性表现为“假个说以寄笔端”，虚构性表现为“叙述宛转”“记叙委曲”，文学性表现为“文辞华艳”“俳谐”“特绝”。

《桃花源记》虽“尚不离于搜奇记逸”，然与《石廩峰》之“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”。

它是陶渊明有意为小说，笔端寄托了一个人、一代人乃至祖祖辈辈、世世代代的理想，荒诞不经中有平凡世界，山海经中有人间世；它虽篇幅不长，却叙述宛转，记叙委曲，尺幅之内有波澜。它虽文字简洁干净，然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等等，却也描绘多姿，大雅大俗，洗尽铅华而见诗意，见烟气，见真美纯美大美。

孔庆东先生解读鲁迅小说时讲，一部虚构的小说往往比一本真有其事的历史著作更真实。石廪峰是真有其峰，桃花源是乌有之乡。然而，真有其峰的石廪峰就败给了桃花源，因为《桃花源》比《石廪峰》更真实地承载了人们的不堪与梦想、当下与远方，烟火气和天花板。

盛唐时期 缘何没有大规模修筑长城

■ 张翼

推进

“秦筑长城比铁牢，番戎不敢过临洮”，唐朝文人当然很清楚长城的巨大威慑价值。可是当时茶马贸易、绢马互市的规模和频次着实很高，有形的长城显然是贸易往来的巨大障碍，热闹的边贸城市才是各方所需，饮茶习俗从内地传播到边疆，也发生在盛唐。李世民有句很著名的话，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轻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”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在自家兄弟姊妹之间筑高墙，怎么体现这种博大之爱呢？他委任李世勣于并州戍边，于是使得突厥畏惧这位大唐名将的威风而不敢犯边，边境安宗祥和，“岁不运

唐朝没有大规模修筑长城，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在东北个别地区有据称是零星的唐长城遗址的发现，很可能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渤海国和高句丽所修筑，体量各方面近乎可以忽略不计；然而唐朝的丝绸之路繁荣情况却丝毫不逊于汉朝，故犯边，边境安宁祥和，“岂不远胜筑长城耶？”此后多次，李世民都表达过对于“劳民远修障塞”和“筑障塞”的反对意见，修长城之议遂不再提起。

朝的丝绸之路繁荣情况却丝毫不亚于汉代，西域地区的烽燧、守捉、馆驿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中断，从长安到边关，30里设置一处烽堠，瞭望预警又查验关文，反而更加密集而稳固。

玄奘西行取经，到了当时已迁移到

手里有可用之人、能用之人、堪用之人，李世民当然有足够的理由不筑长城。战神名将就是一个个长城，“但使龙城飞将在”，一度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，而是事实。而且这些将领既是军事帅才，又是民政和经贸往来的干吏，

瓜州的玉门关，刚过了第一座烽堠，就被戍守边关的将士发现并扣押。在查验相关公文之后才放行。高效率应急的邮驿系统，也以 30 里设一陆路驿站，并有水路驿站相辅助的方式建立起来，1700 处驿站，5 万人规模的邮驿服务人员配置，确保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顺畅。各方面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为数不多的边患短时期内处理之后，就是长期的互市贸易、文化交融。由此当然也就节省了大量民力。至于后来由此而起的藩镇强势以及藩镇割据和王朝覆灭，则是另一个更具系统性的问题，这个板子不能打在不修长城上。

